

为什么早期人类要离开非洲大陆

■ 叶倾城

智人发展历程中曾数次迁徙,依据传统的智人向非洲之外迁徙的故事进行解释:智人在非洲进化,之后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大规模迁徙,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群体行为呢?

气候变化是早期人类迁徙的“交通灯”

气候变化是科学家认为影响智人离开非洲最可信的理由,推理理论如下:智人是在雨量充沛的气候中繁衍生息,降水量能直接控制植物生长,植物生长影响着我们祖先赖以生存的大型食草动物的密度和多样性,对该生态系统的任何重大改变,都会导致我们的祖先收拾行李离开。事实上,远古非洲气候系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且变化很大,这对于人类生存是不利的。

地球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冰河时期,每次会持续数万年,考古学家发现冰河时期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非洲东北部气候状况,这里是早期人类大规模迁徙最可能经过的通道之一。

当冰河时期消失之后,就会出现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非洲东北部部分地区变得郁郁葱葱,生态多样性丰富,形成一条连接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通道,研究人员称其为“绿色走廊”,认为这条通道不仅有利于智人迁徙,而且这里是他们迁徙离开非洲的必经之路。

因此,气候变化被设想为早期人类迁徙的“交通灯”,如果气候变化导致沙漠地形遍布非洲北部地区,是否相当于早期人类迁徙的“红灯”?如果气候变化导致茂密植物生长形成绿色生态系统,是否相当于早期人类迁徙的“绿灯”?

2017年一项研究表明,温暖潮湿的环境被认为是早期人类迁徙的必要条件,但智人生存时期还未出现该



环境特征,科学家对来自“非洲之角”的沉积岩芯样本进行分析,相关证据表明大约6万年前早期人类离开非洲的时候,非洲东北部气候受到冰河时期的明显影响,当时气候寒冷干旱,所以这些环境因素促使早期人类离开非洲家园,之所以早期人类离开非洲,是因为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他们离开非洲的目的是逃离不利生存的环境,寻找更适宜生存的地区繁衍生息。

追踪迁徙动物群

从被屠宰的动物遗骸和古老牙齿上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人类曾猎杀食用大型动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充分利用非洲哺乳动物的迁徙路线。考古学家发现许多早期人类伏击狩猎的证据,他们曾在肯尼亚境内发现一处直立人狩猎地点。

2020年,科学家获得一项惊人的考古发现,在沙特阿拉伯一处湖泊,发现数百头大象、牛、马相互践踏的脚印化石,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脚印中有3个

属于人类,这是沙特阿拉伯境内发现智人生存的最古老证据。

虽然这项发现不能证明早期人类跟随迁徙动物群而离开非洲大陆,但它能显示早期人类的生存与食物来源密切相关,这就像人类生存与气候变化相关一样,早期人类猎捕的哺乳动物会寻找营养丰富的植物,不同的饮食习惯或许影响着早期人类的迁徙旅行。

友邻式的迁徙

另一种理论认为,并不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早期人类离开非洲大陆,相反,是来自非洲南部的早期人类进行长途跋涉,此外,考古证据表明,非洲南部的早期人类掌握着复杂技术,并且存在一些象征性行为,这些技能和能力在非洲大迁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基因分析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表明生活在非洲南部的早期人类并不是离开非洲的人类祖先。

基于该理论一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智人离开非洲大陆之前,一支智

人队伍在非洲大陆从南至东进行迁徙,远古时期非洲大陆气候多变,在公元前6万~7万年前的一段“短暂时期”,非洲大陆东部和南部之间一条绿色潮湿走廊打开了,这是非洲南部智人向东迁徙的绝佳机会。

这些非洲南部智人来到非洲东部与当地居民混居在一起,传授了他们的文化和技术,当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非洲东部居民离开了,南部居民继续生活在这里,换句话说,当有新人搬来的时候,之前的居民就决定搬离此处了。

依据研究人员建立的迁徙潮建模类型,我们没有必要超越人类行为来理解为什么早期人类要离开非洲,事实上早期人类仅是根据共同特征组建了种群,并保持区域边界,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自发地迁徙。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发生自然迁移的可能性较高,考虑到非洲人口密度最大,数万年前非洲人口密度最大,早期人类从非洲出发,或许是在没有任何气候或者食物的“召唤”下,迁徙到世界各地繁衍后代。

新疆卓尔库特古城确认为汉晋时期一处高等级城址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周晔 张晓龙)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通过对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的考古发掘,初步确定其形制布局为三重城结构,时代为战国至魏晋,主体年代为两汉,高台城址内建筑体量大、规制高。可以确认,卓尔库特古城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处高等级城址。

卓尔库特古城位于轮台县城东南约24公里荒滩之中,周边多红柳。前期对卓尔库特古城的调查勘探初步探明了其地层堆积和古城结构的情况。古城内城东部高台四周筑有围墙,内有大型房址,应为一处城址,可称高台城址。2018—2020年对该古城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高台城址区。

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凌介绍,卓尔库特古城建筑大量使用土坯,且古城内城墙东部营建高台城

址,形成内、外、高台的三重城结构,形制极为特殊,在新疆及中亚地区均较罕见。高台城址内房址为土坯棚架式,环城墙外侧搭建木结构棚架房屋,房屋布局整体呈中部高、南北两头低的层级结构。房址规模体量较大。

卓尔库特古城发掘出土大量陶片、石器、兽骨(包括驼骨、马骨、牛骨、羊骨等),还出土多件骨器、铜器、铁器、珠饰、铜钱等。该古城出土的汉代时期器物具有长安地区典型特征,魏晋时期器物明显受龟兹影响。

卓尔库特古城样本测年结果显示该古城始建于战国晚期,沿用至魏晋时期废弃,主体使用年代为两汉时期。与此同时,考古专家根据古城整体规模、高台城址的建筑体量、建筑用材以及出土器物,确认卓尔库特古城应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处最高等级的中心城址。陈凌认为,卓尔库特古城的考古发现为确定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的位置迈出了关键一步。

世界未解之谜

石达开藏宝之谜

石达开,广西贵县(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生于1831年,卒于1863年,是太平天国著名的军事统帅之一。因军功卓著,石达开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统兵将领之一。相传,石达开当时留下了一张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语的宝藏示意图,虽然这一隐语流传很广,然而,直到今日,仍无一人能破解。那么,石达开究竟把宝藏藏在了哪里?那张神秘的八字宝藏示意图又在何方呢?

对于宝藏的藏匿地点,民间有两个传说:一个是四川省石棉县(在雅安市)的安顺场,另一个是重庆市的山王坪。

刘湘曾秘密调遣了1000多名官兵前往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挖掘石达开宝藏,工兵们凿开山壁后,发现

了3个洞穴门。在前两个洞中,工兵们挖出了金铜器、金抹额、银带扣、吊刀、玉额花、袖箭筒、护手、木刻等少量残缺物件。第三个洞因为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发生了改变而无从下手,只能作罢,第三个洞里究竟放了什么再也无人知晓。

传说重庆市的山王坪安葬了一位石达开心爱的妃子,石达开在修建爱妃墓时,对四周的环境进行了考察。相传,石达开在埋好宝藏后,为了以后方便寻找,还命人在悬崖上凿了“太平山”3个大字。石达开是否真的把宝藏埋于此也成了谜。

石达开手中的大量财富究竟去了何方,是被清军收缴了,还是被埋在了地下?笼罩在石达开宝藏上的层层迷雾使其成为中外军事史上五大藏宝之谜之一。(本报综合)